



【拒绝流行】值得拿命去换新闻吗?

台风“利奇马”来了，把中国记者吹上了热搜。风中凌乱的各种姿态，火了。人们躲着台风，记者却逆向而行，胖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记者，在危险的第一现场给公众带来报道，这种职业精神让人佩服。但我还是想对同行说一句，台风没有新闻，只有残酷，只有及时的信息发布。这是超强台风，是天灾，没没什么值得让记者拿身体、拿命去换的新闻。

跟一个媒体同行讨论这个话题，作为后方的编辑，她负责调度前方的台风报道，给记者派任务，她非常犹豫地说：要求台风地区记者发稿，还是觉得很残忍。——我没有觉得这种“犹豫”是一种懦弱，也没觉得这种“对第一现场的恐惧”有什么不专业，这恰恰是对生命的负责。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后，一家媒体的年轻记者请命去灾区采访，总编辑



【生活速写】母亲

母亲走了。日本占据台湾的1923年，母亲出生于今苗栗县公馆乡馆南村佃农家庭，刚刚学会走路没几年的六、七岁，就在农忙时期下田劳动。到了入学年纪，聪明的她很想念书，却因为做事利落，是个好帮手，没能上学。她就在家帮忙干农活，做家务，一直到年过二十，经由媒妁，嫁给苗栗街人李家正直的父亲。

日本当局“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利用台湾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掠夺土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得广大的台湾农民陷于极端困苦的状态。祖父就因为缴不起租谷被地主“吊佃”而沦落为贫苦工人。

母亲的娘家并不富有，但自己耕田种菜，总是有得吃。可她没想到，夫家兄弟众多，生活竟然远比娘家要辛苦得多。尽管如此，她还是毫无怨言，操持理，并且跟随做泥水工的父亲出外打工，补贴家用。大家庭难免纠纷。作为长媳的她顾全大局，一切以维持和睦为首要考虑，宁可吃亏，尽可能避免没有必要的妯娌或婆媳纠纷。

分手之后，母亲依然经常做父亲的帮手出外打工，同时还要操持家务，把九个小孩一一管大。只是食指繁多，兄弟们虽然都像母亲一样聪明，学习成绩也都优秀，却因为经济困难而未能受到较高的教育；尤其是三个姐姐，国小或初中毕业就地做女工，帮忙分担家计。对未能上学的母亲来说，这也是内心的遗憾。

母亲的儿女谈不上功成名就，但都深受她的教诲，朴实正直，不为恶，不欺人，是邻里眼中的积善之家。也因此，老天保佑，晚年的母亲历经几次病魔侵袭，最后都坚强地活了下来。一直要到七月下旬，即将迈入百岁高寿之时不适宜就医，终因器官老化，而于八月四日清晨诀别尘世。

母亲一生劳苦，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但实实在在过了一生。今天，她虽然离开了人间，却给子孙留下一颗行善做人的种子。



【昙花的话】桃子

桃子上市的时候，我在广州。满街满市都是鹰嘴蜜桃，染着红晕的桃子，好似恋爱中的少女，甜甜的蜜意源源溢出。

我和朋友阿晶逛街，一看便着迷，买了两斤，拎在手上，好似捡了一袋沉甸甸的欢喜。可是，走不一会儿，我便后悔了，因为接下来，我在其他摊子看到的桃子，更为丰满、更为新鲜，也更为诱人。我对阿晶说：“以前母亲常对我说，一定要货比三家才决定，我实在是太心急了呀！”阿晶笑了起来，说：“这些摊贩的货源都是一样的，你嫌弃手中的，只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它们。”

啊，风轻云淡的几句话，剥出了我满脑的滚烫。

已拥有的，便不珍惜。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贫瘠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往往不自觉地体现在亲情上。

未婚的，对家人粗声粗气，对陌生人却温言细语；对内人颐指气使，对门外人却温文尔雅，对父母周全的照顾视而不见，对朋友的略施小惠却感激涕零。以为父母是蜡塑木雕的，没有知觉、没有感受，刀砍箭射都不会受伤。然而，受伤也好，流血也罢，父母永远都在那里，等着。等着你的呼喊、等着你的需要。有一天，当鞠躬尽瘁的父母化为两缕青烟时，你才蓦然惊觉，天天把你的心房照得熠熠生辉的，原来是家里这两颗硕大的珍珠。这时，在一片漆黑的凄凉里，后悔如刀，一下一下地刺着你的心，你痛，却无药可医。

已婚的，家有无微不至的贤妻，却日日高唱“家花哪比野花香”——以为逢场作戏是无伤大雅的消遣、以为夜夜笙歌而家里亮着一盏灯是理所当然的事、以为一纸婚书便是一条终生不会断裂的铁链钢索。他忘记了，柔软的心是长着翅膀的。当有一天伤势太重而痛楚难忍时，翅膀会张得开开的，飞得远远的，影踪难觅。这时，后悔莫及的他，痛哭流涕，说：“我错了，我错了！”可是，枕边人却置若罔闻了。

拥有时，便该感恩。唯有惜福，每一天的日子才会甜美如桃。



【含英咀华】过度西化：破裤子及其他

牛仔裤紧绷拘束，穿起来并不舒适，且据说对身体有害无益。很多女性崇尚，学牛仔，且翻新花样：把簇新完好的牛仔裤剪破几个洞，自豪地加入新潮可帮。双腿趋新，身体其他部位不易守住；于是施腿被一穿，阔边帽一戴，让人巴黎起来、纽约起来。室内奥热而拥挤，西化的小姐们却只管时不时髦。从断臂的维纳斯到罗裙因风而扬起的玛丽莲·梦露，西方定义了丰乳为美，一些东方女性于是人工丰乳。7月有报道，一个爱美的少妇，在隆胸的手术台上“香消玉殒”了。这是俗语说的“只要靓，不要命”。

时装和美容的这些西化，我谓之过度西化。学术文化界一样有过度西化。近代西方的科技突飞猛进，科学理论艰深，技术工程复杂，不像人文学科的希腊史诗、罗马诗论、莎

翁戏剧，虽经历百载千年，都易读好懂（当然诠释研究的专家仍然代有其人），人文界的自豪感来了，跟着是自大感。我们人文这一行不容易啊，于是艰难复杂的诗歌小说和文学理论，都赶时髦登场。西方的艰难复杂之风

劲吹，东方人望风归顺。“德里达文风古怪，从来不用古典学院的简明清晰的语言写作”，因此解读维艰，但神州的学者对他推崇而敬之。一位博士生导师公开诉苦说：“我搞散文研究搞了数十年，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理论来研究。我请研究生告诉我，该看哪些西方理论；而这些理论，我都看不懂。研究生写的论文，我也看不懂。”

如此等等，是过度西化，是恶性西化。8月下旬澳门大学举办汉学国际研讨会，主题之一是中国新文化百年史的讨论。我准备对过度西化现象加以针砭。

【横眉热对】写在胜利纪念日

每年8月15日都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一天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胜利有各种不同的纪念，对我而言，这纪念和母亲的记忆有直接关系。

我小时候总听母亲讲述她年轻时遭遇抗战的情形，她说，日本人一路进犯，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婆婆，是一个小脚旧式妇人，在我的外公，也就是母亲的父亲去世之后的日子里，如何带着一家子逃难，从湖北武汉往南，经过湖南再往西，最后逃到了广西境内，住在美丽的桂林。母亲说，她是家里老大，中学刚毕业，没钱上大学，为了养家糊口，必须出外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学里教书，收入仅勉强度日而已。最可怕的是随时躲避日本人的突然进犯。母亲说，有一次，日本人来了，一家随着难民的队伍躲进了山里。大家盯着远处的日本人，声都不敢吭一下。母亲最小的弟弟那个时候刚刚满月，随时可能会哭泣，如果真的哭了起来，就暴露了目标。所以当时大家总盯着她的弟弟，万一哭起来，为了众人的安全，只能马上扼死。母亲每次都会认真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刻，小弟总是睡了过去，没有一次哭泣。我听了颇为惊讶，母亲的小弟就是我的小舅，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住在我们家，在广州读初中和高中，很是亲热。我小时对小舅的印象是，他很能读书，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广雅中学，接着居然考上了北京外交学院法语系，正式进入外交系统。改革开放后还到法国去学专利，成为中国第一批专利法专家，参与了国家专利局的初建，最后以司长身份退休。我常想，如果当年我小舅突然哭了起来，后来的故事岂不没了吗？

当然这是苦难的事。另一件事就是著名的桂林米粉，母亲说，这桂林米粉的确好吃。我问，和广州的沙河粉比起来如何？母亲说，那没法比，还是桂林米粉好吃。因为没有去过桂林，只能通过广州的桂林米粉理解一下其中的美味。及至很多年后，终于有了趟桂林之行，在朋友的热情带领下，亲口尝到了地道的桂林米粉，才发现，桂林米粉原来不是汤粉，而是用卤汁调味的。朋友说，桂林米粉的美妙，除了米粉的制作独特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卤汁。



【不知不觉】立此存照

【别处生活】情境与服务

情境指可用于表征实体情况的任何信息。实体是被认为同用户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交互相关的人、地点或对象，包括用户和应用程序本身。戴(A. K. Dey)和

阿波德(G. Dab)把情境分为四类：位置、身份、活动和时间。位置指的是你在哪里(where)。身份指的是你是谁(who)。活动表明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what)。同时，为了确定一个情境的特征，还必须加上时间维度(when)。

这些情境类型不仅回答了关于谁、什么、何时、何地的问题，也指向其他来源的情境信息。例如，给出一个人的身份，我们可以获得许多相关信息，比如电话号码、地址、电子邮件、生日、朋友名单、与环境中其他人的关系等。找出一个实体的位置，我们可以确定实体附近的其他对象或人物，以及实体附近发生的活动。从这些示例中

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实体的主要情境信息可以用作索引，便利于我们查找同一实体的辅助情境信息(例如，从一个人的身份溯及其电子邮件地址)和他相关实体的主要情境信息(例如，发现同一位置的其他人)。

更无前例的海量情境信息，记录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决定以及我们的生活本身。举个例子，一位用户经常去什么地方活动，在感知情境的计算当中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可以从中推断出许多意义。我们光顾之地反映着我们的社会关系。通过计算，给用户常去的场所赋予某种语义，每一场所都会被一段时间以来用户的活动历史所再现，再加上用户的智能手机所感知的其他情境信息，有可能催生许多新的服务需求。在此处，不同的输入信息产生不同的价值；例如，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未见得高过光顾次数。设想一下，不可以根据光顾次数而构造某种定制化的媒体或者广告？

【不知不觉】立此存照

孙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在担任出版社、出版局、作协负责人之前，他首先是一位作家，以描述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见长。

他的最新长篇《风眼》，中心事件是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定论，上海一家大

型出版社出版一套《市场经济常识丛书》，遭上

级严厉批评，从社长、几位副总直到责任编辑，经历着惊涛骇浪般的挣扎，如何紧急回收书款？隐秘的消息被谁走漏？到底谁是背叛者？小说在一种内在紧张之后，写

出了对一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情感和命运的拷问。

我的第一个印象关于标题。“风眼”这个标题如同一个关键词，含义丰富，可供发散出去的意蕴非常丰饶。风暴袭来的时候，风眼格外宁静的瞬间，所有的力量涌动聚集，它去往哪里，会造就怎样的后果，都只能预判。正是在这样众声喧哗的时候，个人的选择和担当，尤其重要。就像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风雨欲来时，反应迅速的人退缩自保，有的人各种表态和行为，以前，我和王安忆就她的长篇《启蒙时代》做过一个访谈，当时她说了一句：好的标题，是抵达彼岸的一半。《风眼》就是这样一个标题。

第二个印象：小说的气质。小说的气质其实是由作家的气质构成的。孙顺一向以知识分子题材著称，但却一直没有触碰他最熟悉的“出版”，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没有轻易使用这方面的素材，说明我的珍惜。……我等待了很久，在脑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与人物的瓜熟蒂落。”这部小说有浓浓的书卷气，这不仅因为孙顺描述的是被称为“杂家”的编辑，还因为这本书有一种阅尽热闹之后的安静，那种安静其实是一种坚定的存在的力量。

第三个印象：立此存照。改革开放四十年，一路走来，说是大家记忆犹深，但其实很多人，很多历程，也会慢慢地淡忘。《风眼》为经济体制改革之初那个时期的出版业，做了一个高度浓缩的“立此存照”。

【湾区文艺评论】立此存照

2019年8月18日/星期日 E-mail:hdzk@ycwb.com /副刊编辑部主编 | A9

责编 吴小攀/美编 潘刚/校对 周勇

2019年8月18日/星期日

E-mail:hdzk@ycwb.com /副刊编辑部主编 | A9

责编 吴小攀/美编 潘刚/校对 周勇

黄碧云：立足香港本土叙事

洞见 在虚构与历史之间游离

从表达形式看，黄碧云的叙事经历了从虚构故事到非虚构写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叙述逐渐减少了主观想象，而力图真实反映历史真实。

从文本虚构到展现历史

在黄碧云创作的中后期，她一直致力于通过口述历史、采访、历史资料意图真实地反映历史，逐渐走向非虚构。这一转变从《烈女图》《烈佬传》开始，她在一个访谈中谈到曾想写一个香港监狱史的故事，当时她以为历史事件进入小说就是历史感，就是时代记忆。黄碧云的写作愿望已经从虚构转变为真实地展现历史，她写作策略和表达形式的改变也对文本叙事有很大影响。

与前期她的虚构文本不同的是，非虚构文本的叙述人与作家的距离发生变化：黄碧云的非虚构作品中叙述人与作者的距离变大，叙述人是生活世界的真实人物，不是作者虚构的人物，这时叙述人与作者主观意识的重合面变少，属于“不可靠叙述者”，基本不能反映作者的想法，因此探索黄碧云文学想象的难度就更大。非虚构文本中的人物不存在“塑造”问题，因为这是真实人物，比如文本中的主角卢麒、苏守忠等都是真实的人物，事件也是真实的，作者只能如实反映。尤其是黄碧云的非虚构文本取材、写作方式限制了作者的自我表达，如《卢麒之死》是黄碧云通过收集史料创作的，里面的人物、语言都是从各种报刊、史料中摘录下来，作者根本没有机会塑造人物和干预叙述者。《卢麒之死》中很大程度上具有客观、纪实性，作者的个人观点隐藏在大量客观叙述中，非常隐晦、抽象又难以切割。

黄碧云很早就开始追求小说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主要体现在小说素材源于现实生活。她曾经说过，“用作品来整理自己的人生”。《微喜重行》中陈若拙就是以她哥哥为原型，这部小说被她称为写给去世哥哥的“遗书”，只是这封“遗书”他无法听见。对比其他作家对小说的虚构，黄碧云许多作品以现实为原型，在史料、新闻、口述历史等基础上进行创作。从早期《失城》中的陈路远（从新闻中取得素材），到后来的《烈女图》（根据《阿婆口述历史》），再到她2018年的新作《卢麒之死》，更是开启了非虚构写作的尝试，即根据历史资料写小说，对事件进行重新编排组合。

黄碧云的语言是诗意、艺术的，正如她自己所说“以小说来写诗”，她的文字表达精准但也抽象，因为是诗化的，既抽象又跳跃。她前期的作品善于探寻问题的本质，但不会把答案浅露于作品中，她刻意创造的距离与空白给予读者思考的空间。可以说，黄碧云复杂的童年，前卫且丰盛的灵魂，叛逆又直率的性格，多重身份与异域经历等造就了她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这对于一个女性作家而言



在，才让文本成为小说。比如她对混乱的失望用诗句表达：“如我们看不见所有的路，起码，还有，然而，有你，我，有逼近，有距离，有我一闪的柔弱，有我的长冷空。”值得注意的是，黄碧云把这部分体现自己观点的内容用括号括起来或是写成诗歌的形式，而史料则全部用引号，这让读者能够十分清楚地区分作者的观点与史料。然而，黄碧云刻意让自己的观点显得十分零碎，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阅读障碍，作者的观点对读者理解事件本身基本没有影响。

进入“破”与“立”的新阶段

总体而言，非虚构写作让黄碧云的叙事比起她以前的文本更接近历史，少了许多主观想象与文学虚构，这让她把自己的感受抽离出来，从而理智地叙述真实事件，就如冯骥才所说的，“用生活写生活”。非虚构的作用就是小说与生活世界同构下带来的真实感，这是虚构文学无法做到的。这可以增加真实性与可信度，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它来自真实的生活，是原原本本生活的事实，所以它是生活、历史和命运毋庸置疑的见证。”

非虚构写作实际上是由黄碧云重新演绎历史的方式，体现了她追求“真实”的写作观念，也是她写作上迈入一个新阶段的“破”与“立”。她的非虚构小说在历史之中，也在历史之外，不断在虚构与历史之间游离。

《卢麒之死》是黄碧云在思考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之后创作出来的小说，把历史的理性融进小说中，从而让小说有历史感。这也是她把历史引入小说，以非虚构写虚构的尝试，这在华人作家中是创新且前卫的。但同时，小说中大量历史资料的整合也会让小说的艺术性减弱，过分追求“真实”有可能削弱虚构所带来的戏剧感，甚至违背“小说”虚构的属性。

访谈

黄碧云：

写作是生活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李旭光 王宏

只写自己喜爱的东西

□写作在您生活中的地位是什么，会因此而放弃其他吗？

黄碧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了。写作还是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遇到了会深思熟虑，但是不会轻易放弃文学创作。

□作品一旦形成风格后，是否很难再去打破？

黄碧云：现在已经是没有寻找，没有选择，只写自己喜爱的东西，不会固定模式。

作品要与眼前的东西保持距离

□您认为作家与作品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黄碧云：我认为现实是比较重要的，我作为一个社会里的人会关注。同时，作品需要不断总结，要与眼前的东西保持距离，比如自己的感情和理智等。

□您认为未来将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黄碧云：差不多吧，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我不太会预测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我可以从过去的经历去了解，从我自身的成长环境中发现，其实仅有物质条件的进步是明显的，但人的存在状态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他不说。对此，我也会不安，会很难过。

黄碧云：差不多吧，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我不太会预测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我可以从过去的经历去了解，从我自身的成长环境中发现，其实仅有物质条件的进步是明显的，但人的存在状态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他不说。对此，我也会不安，会很难过。

黄碧云：差不多吧，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我不太会预测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我可以从过去的经历去了解，从我自身的成长环境中发现，其实仅有物质条件的进步是明显的，但人的存在状态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